

司令員生活中的一夜

蘇聯 拜雷茲柯著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藝譯叢

司令員生活中的一夜

蘇聯 拜雷茲柯 著

徐克 翻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再版 20001—28000 册

• 版權所有 •

原書名 A Night in the Life
 of a Commander
原著者 Georgi Berezko
原出版者 “Soviet Literature”
 No. 5, 1947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華文印刷局印刷 陸煥記裝訂所裝訂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六千二百元

〔文學·藝術〕 98000字 〔定價頁208〕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前記

本書是一本極富愛國主義教育意義的作品。內容描寫一個司令員如何在前線負傷，堅持不肯到後方去休養，甚至不肯讓醫生給他動手術，就躺在前線臨時醫院的病床上，用電話指揮一次戰役，結果這一次戰役獲得了輝煌的成功，他自己却因此耽誤了醫治時間，使病勢加重，終於無法挽救，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作者的藝術手腕是十分可佩的，他刻劃司令員——本書的主角里亞比寧將軍這個人物，如此生動、深刻。里亞比寧是一個軍的軍長，一個具有堅強黨性的人，他指揮一支大軍作戰，沉着、鎮定。蘇聯批評家塔拉森科夫說：『里亞比寧充滿着靈魂的美。』他『從歷史的觀點認清戰爭的全部性質，具有令人感動的深刻的黨性。』在里亞比寧的靈魂裏，祖國和他自己的生命已經完全交融在一起——不，祖國的生存已經遠遠超過他個人的生命，正因此，在他自己負傷之後，他還堅持着不肯到後方休息，堅持着負傷在前線指揮作戰，甚至到將死的時候還念念不忘祖國，不忘勝利：『我已快死了，』里亞比寧想，『德國人可還在維亞茲瑪呢。我快死了，勝利可還遠着……』這正是布爾什維克黨所培養出來的蘇

維埃人的崇高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的最高表現。也正是藉着這種偉大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蘇聯人民才能夠擊敗了頑強的法西斯敵寇，獲得了偉大光輝的勝利。

雖然本書描寫緊張的戰鬥場面，但由於作者卓越的藝術手腕，一點也不流於枯燥、單調。恰恰相反，作者寫得十分生動、活潑，作者甚至還在莊嚴的血火紛飛中，穿插了一些輕鬆的描寫戀愛的羅曼斯鏡頭。這正是蘇聯文學作品的特點。我們看到戰士們在戰鬥的間隙中，如何在戰場上談笑取樂，如何展望着戰後未來的幸福生活，如何談情說愛，甚至跳舞唱歌……這種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也是促使蘇聯人民獲得光榮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本書裏，作者有力的刻劃了里亞比寧這個英雄的形象；同時，像塔拉森科夫所說，作者也從其他人物——許多戰士們身上表現出那般走馬看花的觀察家們所見不到的，戰時蘇聯人民靈魂中發生的種種變化。『由於這些變化的結果』，塔拉森科夫說，『才產生了那種極端重要的、嶄新的、具有偉大的軍事及政治意義的力量。』

作者G·拜雷茲柯（Georgi Berezhko）曾經做過旗幟雜誌的編輯，在蘇聯也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戰前他是電影和話劇導演，戰時在國民軍裏當普通兵士，保衛過莫斯科。本書是他的一本名作，在蘇聯，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布賓諾夫的

白樺等同樣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蘇波茨基在一次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舉行的會議中報告蘇聯小說時，曾譽本書爲『一本出色的文學作品』。『這本小說，』蘇波茨基說，『用它的思想上的目標堅定打動了讀者，它的英雄們不僅僅以戰爭的日常生活而活著，並且竭力思考着發生的事情，明白戰爭在人民生活中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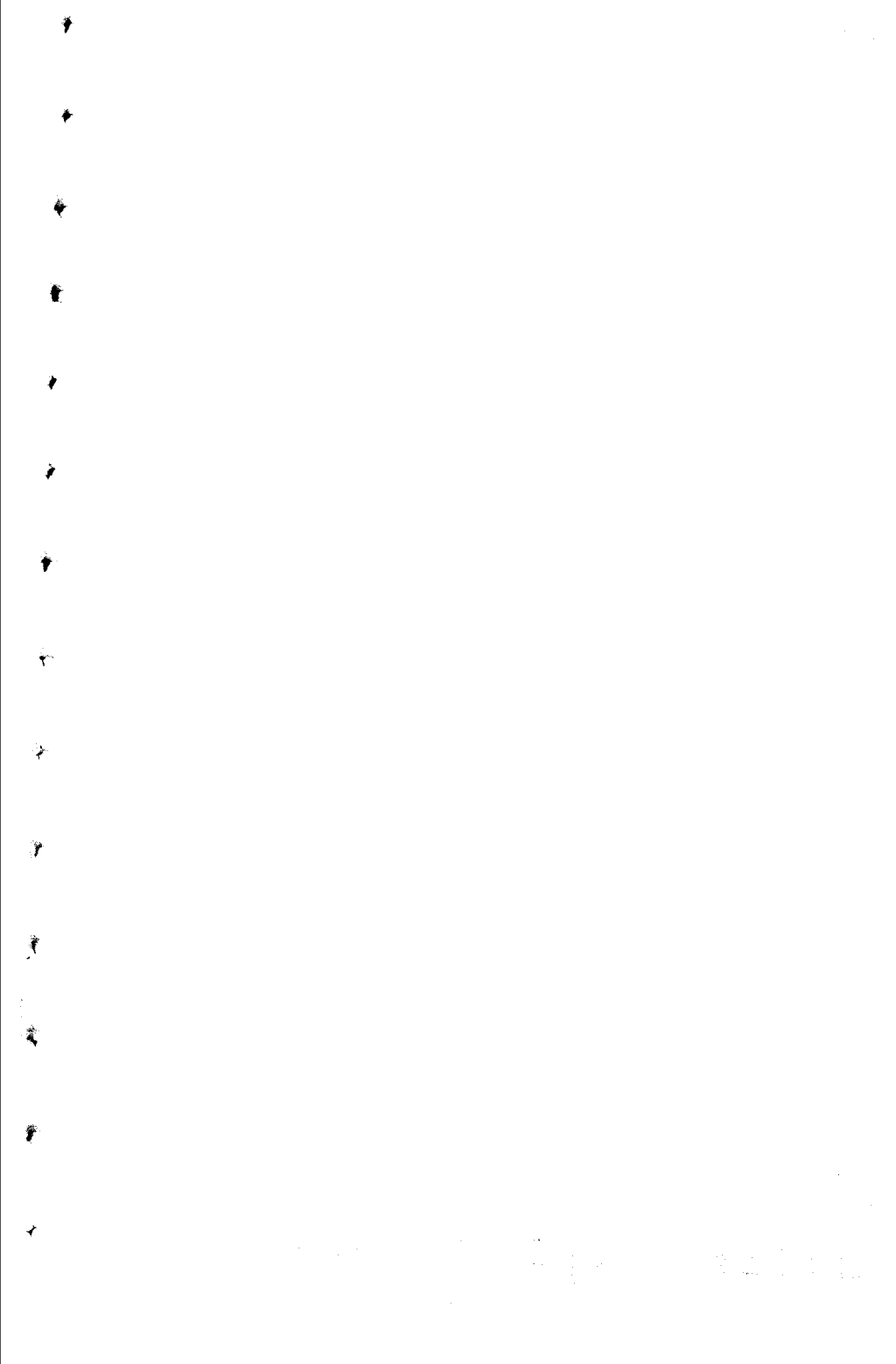
本書原文刊載於一九四七年第五期英文版蘇聯文學，原名“*A Night in the Life of a Commander*”。英譯略有刪節，但行文簡潔、流利，並無礙於故事的發展。同時，英譯不分章，現在文中的分章序數，是譯者爲了使譯文讀起來比較方便醒目起見，就英譯原分段落加上的，特此附帶聲明。

譯者一九五二・一〇・一一

內 容 介 紹

本書寫的是蘇聯衛國戰爭中的一個插曲。在某一個戰場上，紅軍的攻勢受到挫折，司令員受了傷，給送到醫院裏。他却堅持由自己來指揮作戰，拒絕醫療。依照了新的形勢（河堤決口戰場淹水）他擬了新的進攻方案，分配了兵力，重新發動攻勢。這一夜的辛苦並沒有白費，換來了新的軍事勝利，可是也貽誤了他的醫療，壞疽病的發展使他終於不救。蘇維埃人的愛國主義從司令員及其他戰鬥員身上都獲得了充份的表現。

司令員生活中的一夜



幾連後援部隊，在一個被戰火摧毀的車站下了車，站在那稀濕的月台的各處，定睛看着那一堆堆磚頭和瓦礫，那一根根露出來的房樑，一堵三和土的斷牆——牆上畫着一個大箭頭，指着空場。火車已經開走了，他們覺着跟他們所熟悉的世界給一刀兩斷、分隔開來了。天氣很冷，他們背對風站着，潮濕的春天的空氣，使他們的臉上泛出了青色。那營長，一個穿着皺的大衣的上尉從他們跟前走過去，過一會兒又走回來，他就是這樣靜靜的在月台上走來走去。戰士們老遠的注視着他們的長官，竭力猜想着他們將來的遭遇。

『我們究竟在等什麼？』一個有着一張快活的圓臉的小伙子尼古拉·烏拉諾夫問。『我是在前線……這就無怪乎有這種景象了，』他想，微微顫抖着，向四下裏探望，但是在他的激動中，他幾乎什麼也沒看見。

在這被戰爭破壞過的荒野上，是一片肅靜。一塊脫落的鐵片在風中輕輕的響着，水順着鐵軌汨汨的低聲流着。但是就是這寂靜使烏拉諾夫驚慌，這是一種在尋常生活範圍以外的地帶的寂靜。那個小伙子因為不耐煩而奮激着，無法明白他的伙伴們為什麼奇怪的

呆着不動。他要想活動，去挖戰壕，換句話說，他要活動，就像人們在前線那樣的活動。

『我們幹嗎站在這兒呢？』烏拉諾夫又說了一遍，並不期待回答。

『你急死了，莫斯科人，』傳來一個約有四十歲光景的戰士庫拉金的尖刻的回答。他那雙在陰影裏的臉上很顯眼的、淺色的、有敵意的眼睛，從防水布的兜帽下面看着尼古拉。

『站在這兒真難受呀，』烏拉諾夫說，舐着他那紅紅的嘴唇。他脫掉了手套，以便必要時射擊起來可以更加方便些，於是用已經轉成了白色的手指頭緊緊捏住了他那支步槍；他不再注意那武器的重量。

『一會兒終有你躺下來的份兒，』庫拉金說。『你沒有理由厭煩……有的是躺着的功夫呢……』

其餘的人都沒有講話。烏拉諾夫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冷淡：不但彼此之間不關痛癢，而且對自己的命運也漠不關心。營長向離開車站不遠的一所毡頂的木頭房子走去。風沙沙的吹着有些兵士穿着的防水大氈，把它們吹得鼓鼓的，像一個個的大氣球。

一架手風琴的聲音飄過車站，尼古拉看到柯里乞金向他這邊的一夥人走過來。柯里乞金是一個紅軍，穿着一件飛行員的有氣派的短茄克，他那頂灰色羔皮帽子拉下來，幾乎

壓到了眼睛上，而他那件帶綠色的防水大氅，前胸鬆鬆的繫着，兩肩高起來，像翅膀一樣。他拿着一隻裝飾着珍珠母的很好看的手風琴，他的手指頭不時滑過琴鍵。

柯里乞金把手風琴的風箱用力拉開，把它變成扇形，再慢慢的把它合攏。一種漫長的悲哀的聲音刺進空中。

『事務長說卡車還沒有來，』一個臉凍得發紫，烏拉諾夫叫不出名字的人說。『路壞得這樣，它們今天晚上恐怕開不到這兒了……誰都不知道我們今天是不是有飯吃……』

『這麼着，我們倒可以晒晒太阳，』柯里乞金說。

他又拉開手風琴，這次却拉出一支哀怨的、美妙的曲子。他偏着頭，彷彿要聽一個已經彈完的音調似的，用他那懶洋洋的黑眼睛微笑着，向前走到另外一羣人那裏去。尼古拉注視着他，心裏覺得又羨慕、又氣憤。這個被降為兵卒的空軍中尉的滿不在乎的氣派，在烏拉諾夫的內心裏引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反感。在戰鬥的危險已經這樣迫近的時候，這確實可以算是有氣派，不過這却惹得烏拉諾夫不痛快，因為這越發鮮明的襯托出了他的六神不安。

『我們還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拉比雪夫向所有的人問：他是一個年輕的兵，乾裂的嘴唇有點灰白，胸口深深凹進去。

『我們還要過些時才開上前線，』庫拉金鎮靜的解釋說。

『爲什麼？』尼古拉用一種緊張的口氣問。

『下雨天……春天……』

『春天跟這有什麼關係？你以爲他們在乾燥天氣才作戰嗎？』烏拉諾夫反對說。

庫拉金看着他，然後板着臉，沒有一點笑容的向拉比雪夫雲雲眼睛。

『在莫斯科到處都是柏油馬路、地下鐵道、文明，』他開始說，『但是在田野裏，你的脚可就會陷在爛泥裏，你拔都拔不出來。』

『當然，』烏拉諾夫說，臉上開朗了一點了，『田野裏可真有點粘搭搭的。』

『春天也常有不下雨的時候……雖然如此，吃的東西可還是糟糕，運輸不來，』庫拉金補了幾句。

『這是胡說，』烏拉諾夫又反對說。然而想到今天，甚至明天，不會有戰鬥，他心裏寬鬆了一點。庫拉金是新近從醫院裏出來的，他已經到過前線，你是可以相信他的話的。

『他們不會把我們留在這兒不給我們口糧，這是你可以放心，也不會不給彈藥，』烏拉諾夫突然說，他不願意承認他在偷偷的高興着，却用辯論來壓制他的高興。

『你是從哪兒來的呀，你這個自作聰明的傢伙！』庫拉金驚愕的說。

『我知道他們是不會的，就是這樣……』蘇瓦洛夫①曾經橫越阿爾卑斯山脈，那可是比走泥路困難很多了。』

『蘇瓦洛夫沒有坦克車……現在帶着汽車他也將無法越過那條山脈了……』庫拉金說。

烏拉諾夫突然覺到他的心跳得更快了。有些人跟庫拉金辯論着反對他的預言，尼古拉站在那兒，聽人家進一步證明那近在眼前的考驗可能延期。他更加對這個念頭感到滿意，因為他曾經真心誠意的準備着去作戰，他對於自己一點也沒有什麼可以責備的。

人們開始散成了更小的三三兩兩的小羣。有些從瓦礫下面拖出了箱子來，坐在那上面，而兩個紅軍在月台上點着了一堆火。木頭是濕的，冒出了一陣陣的烟，那蒼白的火焰，在它還沒有燒着木板之前就熄滅了。

『你看見營長沒有？他在哪兒？』一個像音樂般的尖聲從烏拉諾夫的背後問。尼古拉轉過身來，看見一個穿着一件顯得太大的大衣，戴一頂毛絨絨的皮帽子壓在她那兩隻淡紅耳朵上的纖弱的姑娘。

① 俄國十八世紀（一七二九——一八〇〇）加塞林女皇時代的名將，曾在俄土戰爭中戰勝土耳其後，與法國作戰，又建奇勳，率領俄軍英勇越過阿爾卑斯山天險。在俄國戰爭科學中，也有很大貢獻。

『難道我們要永遠在這兒掙來蕩去嗎？』瑪霞·麗若娃問。她那兩隻在寬大的、捲起的袖子裏的手，插在口袋裏；一隻背囊掛在她的背上。

『不知道在搞些什麼玩意，』烏拉諾夫大聲說。他驚愕的看那張有着一個很寬的鼻子和一對明亮的眼睛的小小的鵝蛋臉。風使那兩隻眼睛流出眼淚，它們這樣明亮的閃爍着，好像它們後面點着許多燈似的，姑娘的長長的睫毛向上翹曲，展開成扇形。她帶着一種自由自在的神色迎着尼古拉的眼睛，但是穿着那件粗糙的大衣的姑娘的小小的形象，在他看來像孩子似的，而且顯得有點兒淒涼。

『我再等一會兒，然後我就一個人走了，』瑪霞決定的說。

『你說一個人是什麼意思呢？你不是坐火車來的嗎？』尼古拉問。『真是個孩子，』他心裏想，有點兒感動了。『她在前線能幹些什麼呢？她到這兒來幹嗎呢？』

『我要怎麼就怎麼，』瑪霞說，彷彿這樣會使她得到什麼神祕的好處似的。

她沒有再向尼古拉看一眼，就繼續向車站走去了。

『等一下。……我跟你一起走！……』尼古拉叫喊道，他的感情揉雜着高尚和自私：他怕失去了這個姑娘。

過了幾分鐘，他和那個姑娘在車站大廈的廢墟面前停下來，那大廈座落在空蕩蕩的鋪

着石子的大廣場上。這廣場的三面，排列着被燒燬的房子和變得焦黑的花園。瑪霞沒有找到營長，尼古拉怕她真會一個人走掉。

『今兒早晨你吃過早飯嗎？你想吃一點嗎？』他殷勤的問。

『這該是一個女人問的問題，』瑪霞說，於是尼古拉快樂的微笑了。他急匆匆的卸下背囊，在石頭地上攤開一塊白白的飯巾，把幾包東西放在上面，甚至還拿出了一個小小的玻璃鹽瓶來。

『請用一點吧，』他一面打開臘腸、餡餅、薄荷小甜餅和雞蛋的紙包，一面邀請說。

『請隨便用點吧……』

『呵……』那姑娘驚訝的叫道。

『想想看，媽媽把這一切拿到了車站裏。……她在最後一分鐘趕到那兒。……我們甚至都來不及談幾句話。……』

這姑娘好像已經接受了尼古拉的保護，於是他匆忙的告訴了她關於他自己的一切。他告訴她兵員補充處最初把他送到了一個電信學校裏，在那兒受了一年訓。這並沒有使他感到滿足，於是盡了很大的力，他總算作爲一個志願兵被分派到了前線。

『你知道，我對政府的公報就是聽不下去，』烏拉諾夫說明道。

『我知道，』瑪霞拘束的說。

『我想人人都知道，雖然我並不以為我說服了媽媽……吃，吃點吧，把這肉夾着小甜餅吃，味兒挺不錯呢。』

『你媽媽爲了給你做這些東西，一定用完了一個月的口糧，』那姑娘說。

『我想是的，』尼古拉用那種絕望的調子回答，好像是在說，『假如她們愛我們愛得這樣厲害，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你的父母是幹什麼的？』瑪霞問。

『他們是所謂專業的人……』尼古拉對於她這番對他發生興趣的表示感謝的微笑。他繼續告訴她他的父親是做醫生的，現在在南方前線服務，他媽媽在莫斯科教書；他妹妹在學校裏讀書，唸七年級，他已經進了十年級，却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才能夠完成他的學業。

『戰爭還只剛剛開始，我們還要打許多仗，』烏拉諾夫確信的下結論說。

瑪霞眯起眼睛，看着他。『你還要打許多仗！』她的眼光好像要這樣說。但她却大聲的說道：『一直打到柏林嗎？』

『自然。我們早就料想到這次戰爭，可不是？我們從來不曾忘記我們要爭取自由和